

小說 佳作 楊凱丞

個人簡介：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四年級(創作組)

楊凱丞，1994生於台中，小說寫作，偶有影評、編劇橫跨中。曾獲青年超新星文學獎、奇萊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北醫醫技系畢，現就讀東華華文文學研究所創作組(M.F.A)。

---

## 【石蠟塊】

蓮蓬頭水柱一把劃開不斷騰捲而上的水蒸氣，詹閉上眼，任由水蛻去身上那一層綿密泡沫，像一件正在融化的白色針織衫。

泳池自主訓練結束後的夜晚，詹回到一個人住的租屋套房洗澡。他渾身赤裸，發散熱氣，跨出浴室淋浴間的矮檻。記得剛搬進來時，腳小指曾因此撞絆過幾次，痛得他叫出聲來，卻也驚訝自己竟能發出那樣低沉的聲音。

水還在滴，詹抹了抹鏡子，一連比畫幾個姿勢，像健美選手。

他的胸肌不若其他有在重訓健身的兄弟們飽滿——沒錯，圈子裡常稱呼彼此為「兄弟」——但至少結實，下緣處一道淺色疤痕，是多年前手術的印記，說明這裡不再是一對垂墜的脂肪與結締組織。

過去這十六個月，詹感覺自己活得像位雕塑家，如果身體是一塊石蠟，荷爾蒙藥物為他鑲上一顆喉結，削低聲線，精雕鬍鬚與遍布四肢的毛髮。在泳池，他感覺比以往更有力量，抬手，入水，向前划。他夜夜雕琢這副身體，刻出線條，讓該寬的更寬，窄的更窄，企圖使一切稜角分明，可當霧氣再次沾染鏡面，鏡子裡的他又變回泛著模糊毛邊的身影。

腳邊積聚起一灘水漬，詹低下頭，望著空蕩蕩的兩腿之間，心想。

這樣足以成為一個男人了嗎？

當他再次抬起頭，鏡框裡的人影竟成了今早遇見的那具屍體。

這是法醫研究所本學期實務見習課的第一具，詹和兩位修課的同學在法醫導師的指揮下，將它從冰櫃裡抬進殯儀館的法醫解剖室，等家屬來。

卷子裡詳細記錄相驗結果，還夾有幾張員警拍攝的現場照片——七樓公寓裡的一間臥室，單人床，木地板，四面空白牆壁，桌機旁的幾尊公仔。白色童軍繩像一條長長的臍帶，一端連接衣櫃裡的不鏽鋼掛軸，另一端纏繞在一位十八歲男孩的頸脖，他身穿鵝黃色長洋裝，斜斜跪著，黑长假髮戴歪一半。

離開的人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家屬要求解剖，希望法醫能找到答案。

「抱歉，我老婆她……今天不會來。」

一位裹著厚夾克，身形高壯的中年男人匆匆走進解剖室，他的眼角堆滿細紋，神情嚴肅卻帶著疲憊，揉著手心說話，試圖解釋自己為什麼遲到快半小

時。

導師早已穿戴好防護衣與矽膠手套，領著男人走向解剖檯，掀開裹屍布，要他指認身分，解剖前的必要程序。

男人不想再更靠近，只是迅速瞟一眼，又後退一步。

「這位是你的什麼人？」

「我兒子。」

「你跟死者是什麼關係？」

「我是他父親。」

詹偷偷注視著男人臉上的表情，那讓他想起他的父母親。當他要他們稱呼他是兒子而不是女兒的時候，父親的沉默沒有反對，也沒有支持，而母親只是淡淡說了一句：「我生了你的身體，沒生你的心。我管不住你。」

死者父親走出解剖室前，瞥了詹一眼。對方在看什麼？或許那眼神混雜著觀察、審視與一絲困惑。詹別過視線，心虛地想自己除了口罩遮住的地方，是身材或髮型，還是從下頷蔓延至喉結的新生鬍子讓人察覺不自然？

直到導師喚了詹的名字幾次，他才回過神，拿起相機，踩上鋁梯俯視。解剖檯的不鏽鋼方形邊條宛若畫框，框裡是那位雙眼緊閉的少年肖像——短而刺的平頭，鵝黃長洋裝被法醫一刀剪開，擺在頰長體軀兩側，露出黯沉無血色的陰莖。而繩子留下的瘀痕，像一圈頸鍊。

詹對準焦距，按照法醫導師的指示，拍下一張照片。

有別於班上其他同學發問踴躍，詹向來與課堂的老師們互動不多。多數時候，他都安靜地在筆記本裡抄寫。遺體縫合完成後，他卻向法醫導師主動提起，願意一個人代替助教把那些切下來的少年身體組織，送去病理實驗室化驗。

公車闔上車門離去，初春午後的陽光下，詹提著一個中型淺藍色的檢體傳送箱，走在前往法醫中心的柏油道上，感覺箱子裡一罐罐的福馬林正在晃蕩。

他深吸幾口氣，懷疑自己是不是出了幻覺，即使離開殯儀館，下了公車，先前解剖時的肉腥與糞尿騷味仍在鼻下揮之不去，像紊亂的思緒。

詹不斷想起少年胸口上Y字形的縝密黑色縫線，像一道半拉開的拉鏈，如果肉身是一件能恣意穿脫的衣服……腦袋裡又傳來方才公車上同學們的討論內容：那你覺得他怎麼死的？那算一種癖好？喜歡裝扮成女人？欸，雖然目前看起來是自殺，但我也在想另一件事，繩子，我聽說過，有些人喜歡用繩子玩危險的遊戲，高潮後卻來不及解開……

當下他應該要出聲的，可是出了聲，他應該要說什麼？

密閉行駛的公車裡，下班後的昏沉感，四周的低聲竊笑，與不斷縈繞的遺體氣味使他感到一陣噁心，噁心後隨之而來的是恐懼，他懷疑他們是真的在討論案情，還是故意說給他聽？他們難道不知道他就坐在後面嗎？或許，他們也曾在背後偷偷談論他——發現這段時間以來他外貌上的改變——但他們對他又

了解多少？

有些人會說時代不一樣了，詹與他的兄弟們應該要勇敢，不再為自己的身分遮遮掩掩，但面對外界，他早已習慣瞞混度日，保全自我，畢竟有那麼多傷害還在發生。有些兄弟甚至認為，存在於兩種性別之間的身體不過是一段過渡期，等到真正跨過去，便脫離圈子，讓自己僅僅屬於男性這個群體，其他的什麼也不承認。

關於這些，詹並沒有想得這麼多，他只想做一個公車上沒有人會注意的普通路人。

或許他自願運送檢體，是出於一種陪伴逝去之人再走一段的心情，讓活著的他感覺自己還能做點什麼，但他沒有預料，當他提著檢體傳送箱走進病理實驗室，眼前的景象像一把手術刀，剖開他層層包裹在內心的粉瘤。

他想起十個月前離開他的昕。

那位紮著低髮髻，身穿白色實驗長袍的技術員，背對著詹，坐在一台石蠟包埋機前，將每個組織檢體製作成石蠟塊標本，速度之快，就像以前昕做的那樣，在另一間醫院裡的病理科。

「昕——」

話才出口，他立刻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耳根發燙，心底不停咒罵自己。

「嗯？請問你找誰嗎？」

「喔不，呃，我，我來交檢體。」

「放那裡就好。」

技術員舉起鑷子，指向附近堆滿傳送箱的長桌，繼續埋首於無止盡的石蠟標本工作。詹環顧整間病理實驗室，一切既熟悉又陌生，而坐在旋轉椅上的技術員，像是感受到詹的目光般，她停下手邊工作，整個人轉過身來看著他。

「還有什麼事嗎？」她說。

沒事，一切沒事——真的沒事？

詹走出浴室，下身圍了一條白色浴巾，坐在床頭，看著書桌上的熔蠟燈，溫暖的鵝黃光線照進圓形錫罐裡的乳白香氛蠟燭，那蠟燭是昕和他同居時買的，買了一整箱堆在衣櫃深處。詹捨不得丟，即使昕已不在這房間裡生活。

他對著空氣嗅了嗅，索性躺下。

一天又即將過去，詹望著天花板，感覺此刻全身肌肉就像是那乳白的蠟，在光的照耀中變得鬆軟，開始融化，記憶連同被凝固的香氣悄悄釋放，瀰漫在深夜的房間。

但那究竟是什麼氣味，詹永遠無法形容，只有昕知道。

□

詹第一次遇見昕的那天，是六年前。

彼時他不過是個來醫院實習的醫技系四年級大學生，在大清早頂著一顆新剪的飛機頭，白色實驗長袍下是襯衫與卡其長褲——那是他還穿著束胸，尚未決定跨出去的時期——抱著筆記本，走進病理科報到。

一位身型比他再嬌小一點，紮著短髮髻的醫檢師站在收檢窗口，從抽屜裡拿出兩副口罩，戴了一層，又加上一層，小心翼翼密合口鼻。

學姊早，詹戰戰兢兢打了聲招呼。在醫院裡，新人後輩總是稱呼前輩為學長姐。

或許是注意到詹臉上一閃而逝的困惑，學姊對他擠擠眼說：「哎，在這裡做這麼久，福馬林我真的是——」她刻意拉下那兩層口罩，吐出舌頭，作了個鬼臉，接著拉了張椅子讓他坐，說主任晚點就到，自己先進切片室裡工作。

詹被她逗笑，放鬆了不少。他注意到對方胸前口袋上電繡的深藍楷體，名字裡有個「昕」字，覺得學姊說話的聲音像兩個空的廣口玻璃瓶撞擊時發出的清脆聲響。

病理科實習期間，昕被主任指派為他的科內導師，總是喚他「帥學妹」。

帥學妹，先讀我們科的 SOP。

帥學妹，製作石蠟切片的六大步驟是什麼。

帥學妹，幫我簽收檢體。

帥學妹，去休息，桌上有月餅。

詹把整理好的石蠟塊標本收進鐵櫃，回到休息區的方桌。那時臨近中秋，桌上堆滿來自各家醫材藥廠業務送來的禮盒，昕還在切片室裡清理收拾，他不好意思就這麼自己一個人吃，於是輕輕將那些禮盒整理好，挪出一個空間，翻開筆記本，繼續整理筆記，

「哇，學妹的字真漂亮。」

詹的心裡震了一下，不知何時昕背著手，笑瞇瞇站在他身後，接著她脫下矽膠手套，往洗手台走去，邊說：「不要再用功啦，放鬆一下，我們來吃下午茶。」

他們圍繞在方桌一角坐，昕撕開月餅包裝，在咬下之前，鼻尖湊過去聞了一下，她注意到詹在看她，笑著說：「氣味很重要好嗎。」

短暫的交談裡，詹知道昕比他十一歲，和他來自同一間大學，同為獨生子女的他們最渴望有個手足能陪伴自己。帥學妹，昕又喚了一次。詹想要告訴她，他才不是什麼學妹，但話到嘴邊成了試探性的嘲弄，他說，那妳就是老學姊。

昕聽了直瞪眼，說什麼老，故作脅迫要詹把手裡吃了一半的月餅分她一口，只因他吃了她最愛的紅豆沙口味。詹把月餅遞過去，昕咬了一口，發出滿足的咀嚼聲，對他笑了一下。

有一瞬間，他感覺心底出現一道微弱的反射光，像玻璃碎片般晶亮閃爍。

兩周實習過去，昕帶著他解剖組織，作石蠟包埋，再切片，放在顯微鏡底下

學習判讀惡性細胞的模樣——後來昕才告訴他，那時她發現自己比以往教學還要充滿熱忱，想把所知的一切與詹分享。起初是知識，後來是人生，她不知不覺想成為他身邊，能回答討論所有問題的那個人。

病理科實習最後一天的下午，手術室送來一對新鮮的乳房，來自一名乳癌患者。切片室裡，詹依舊坐在昕的身邊，看著她將雙手伸進抽氣櫃，用解剖刀剝開乳房表面那層發黃的皮膚，尋找乳腺上的腫瘤。

實習結束前，昕總會問每位實習生一個問題，暗自當作一種告別的儀式。

「畢業之後想作什麼呢？」

「想作一個男人——」詹盯著那對乳房，沒多想就這麼回答。

「你說什麼？」

昕轉過來看著他，一雙眼睛似笑非笑，詹被自己的回答嚇了一跳。一直以來，他並未真正面對這個想法，也從未告訴過任何人，可他不敢解釋更多，更不想冒風險試探，於是笑嘻嘻地呼嚨過去。

「沒有啦，我是說病理解剖很有趣，我在想……也許以後去考法醫。」

「有前途喔——」

「那學姊呢？學姊會一直待在這裡嗎？」

「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有機會，我想有一天去西班牙學畫畫。」

她選定幾塊組織，切下，將它們泡進透明的福馬林，讓對話與時間就停在這裡。五點了，昕又是那副嚷嚷，催促著詹，下班了趕快回家，接著轉身清理抽氣櫃裡徒留的組織碎屑與血漬，在心底對自己催眠，下周又會有新的實習生來報到。

但昕不知道的是，即使詹輪到下一個單位實習，每次他都會刻意繞路經過病理科，和她打聲招呼，甚至在她假日值班時，帶著飲料或點心來探班，佯裝檢體傳送員站在收檢窗口，和她聊天。

嗨，老學姊，嘿，帥學妹，這是只有他倆才懂的秘密語言。

即使詹從未有過這種感覺，對他來說，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關於這份感覺的具體形容，或許是他們一起坐在石蠟包埋機前，看著昕用

鑷子悉心夾出一塊完成浸潤的組織，放進方形不鏽鋼模型，踩下控制踏板，讓攝氏六十度西的熔融態石蠟從分注器裡像一道透明的岩漿，徐徐流入模型中，逐漸包圍滲入那塊組織裡外每個角落。

但現在的他鼻頭微微出汗，站在醫院後門的機車停車場等待，就像被擺在冰盤上逐漸凝固的石蠟模型，來不及釋放的熱氣在表面結成粒粒遍布的小水珠。

他不明白為什麼這陣子站在收檢窗口的昕，眼神開始變得飄忽不定。她笑聲依舊，卻透露出一絲緊繃與窘迫，好像他的到來變成一股壓力，到最後甚至婉謝他帶來的飲料，告訴他，其實這樣不太好，假日時間他應該去讀書準備國

考。

「為什麼不太好？」

「我在忙。」她說。

他們一個站在病理科外面，一個站在裡面，收檢窗口被拉上透明玻璃窗，看得見彼此，卻聽不見對方說的話。

過不久，昕傳訊息來，要詹等她，她就快要下班。

詹雙手叉進褲子裡的口袋，在停車場一圈又一圈地繞。他多少聽聞實驗室裡流傳的耳語，譬如哪個醫檢師和實習生走得太近，或著同性之間相處過度親密，想想不禁莞爾，還擁有女性身體的他算是嗎？但是或不是又有什麼關係？

他重複排練台詞，想著到時候見到她，他會提出保證，化解所有疑慮。

正午的太陽終於躲進醫院大樓背後，在水泥地停車場拉出一道陰影。逃生門被推開，昕朝向他走來，迎上面時不發一語，直接往其中一排機車的方向走去。

詹在後方亦步亦趨，他無法從對方的背影判斷此刻自己究竟能做些什麼，那些台詞哽在喉頭，連同慌張化作一團小小的火，在燒，連大量泌出的唾液也澆熄不了。

昕來到機車邊，詹準備開口，卻見她從後座車廂取出一頂全新的安全帽，要他戴上——後來詹才知道，自他離開病理科的那天起，昕一直在猶豫該不該買頂新的安全帽。最後她買了並不是因為確定了什麼感覺，而是用來安慰自己，這樣的疏遠並沒有錯，她必須找個容器裝填那份失落。年過三十，經歷幾段關係的她知道感情是怎麼一回事，她不像詹還有時間能繼續探索，短暫的秋日迷戀已不再適合她，更何況這是發生在她工作的地方，她向來低調，從不聲張，天曉得這一切繼續下去會怎麼樣，她不想讓情況失控——她們之間必須要有個結果。

詹永遠記得那天下午，昕騎機車載著他，離開那棟巨大的醫院建築物，騎上沿海公路，來到海港附近這間佛朗明哥風格的小餐館，那是昕最喜歡的地方，大片落地窗反射著遠方的積捲雲與海面，外牆掛著一面小巧的鑄鐵招牌，上頭寫著：**Blood & Gold**。

他們坐在窗邊的雙人座，昕告訴他許多事，譬如血與金，是西班牙國旗的顏色，譬如海鮮燉飯裡番紅花的氣味，是微微刺鼻，甜中帶苦。

詹看見昕身後那一大面白牆上手繪的伊比利半島地圖，上頭有著每個景點與特殊物產的西文標記，還黏有幾張旅人寄回來的明信片。響板與木箱鼓在耳邊輪流踱步，吉他聲始終含著眼淚，在他們身旁的窗框裡徘徊，就像身處在一個沒有人能認出他們的陌異之地，他們不再稱呼對方學姊學妹，而是叫喚彼此的名，吃食，無止盡地談話，在港口附近散步，看著粉橘色的落日浸入海洋。

他們共享一種親密，無論是肢體或是感情，若有似無的撫掠，卻維持在一條邊界，很有默契地不去討論那是什麼感覺，就像機車上詹坐在昕的身後，他卻始終握著後把手，不敢靠在昕的肩頭。

他們駛過公路上一盞盞昏黃街燈，直到听的機車熄火在詹的公寓門口。

詹下車，解開鎖扣脫下安全帽，兩人間的沉默，讓他有預感這會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很晚了，早點休息。」听想就此跟他道別，然而詹仍抱著那頂安全帽，於是她又說：「給我吧。」

詹不為所動。

听伸出手想接過安全帽，詹硬是將它揣在懷裡，看著她，眼神彷彿在質問為什麼。他們僵持不知過了多久，最後詹垂下頭，鬆開抱著安全帽的手，看著听轉身背向他，把安全帽收進後車廂。

他蹣跚向前，頭輕輕靠在她肩後，忍不住啜泣。

詹不知道那時听是什麼表情，但他聽見听深吸一口氣，像要把心中的焦躁、遺憾、猶疑不定全數收攏，編織成一股溫柔但冷靜的口氣，告訴詹，一直以來，她喜歡的都是女人，她喜歡詹，但她害怕——

「我不在意，」他打斷她，排練無數次的台詞在此刻化成卑微的懇求：「真的，拜託，希望妳也不要再在意——」

後來，他們在公寓旁的小公園裡懇談許久，那些談話內容早已斑駁不清，可能是關於過去，彼此家裡還有未能完全接受自己的家人，或是關於未來，一個想變成男人的女人和一個只愛女人的女人在一起會變成什麼模樣。

至今唯一清晰的，是他和听擠在他的加大單人床，黑暗中，兩副身體愈來愈近，最終貼在一起。那姿勢，使他想起病理科的那台石蠟切片機——刀片與石蠟塊抵著對方，緩慢地，一次又一次摩擦。那是他的第一次，她悉心教導，為他示範，感覺身體被削成一片又一片，刀的邊緣在發燙，石蠟塊成了通透的切片，在窗簾下微微顫抖。

听的指尖是如此輕柔，像是她工作時最常用的尖頭水彩筆，細軟的筆尖反覆提起攤在刀刃上那連續不斷留有餘溫的透明，他感覺彷彿浸入溫浴，完全伸展，痙攣，隨著水面蕩漾。

听翻過身，用吻撈起漂浮中的他，石蠟切片從此固定在載玻片上。

他們離開各自的租屋處，搬進兩人共同的家。

這六年來，他們在生活的變動裡不斷遷徙，想尋找更適合居住的地方——听總笑她們是吉普賽，無以為家——於是每住進一個新的房間，他們會找一面牆把它漆成粉橘色的落日晚霞，像他們感情生活的見證。

詹仍記得在頂樓加蓋的房間裡，某個悶濕假日午後，床上的他身體因汗水而變得濕亮。听一絲不掛坐在木椅上，在素描本裡畫畫，她一邊畫他，一邊說詹的身上有一種很特別的氣味，尤其流汗之後更加明顯，但她特別喜歡，那味道像一種令人安心的存在。

「是沐浴乳的味道？」

「不是，是你自己的，你聞——這裡，還有這裡，這裡都是。」她傾身輕吻他的脖子，腋下和雙乳之間。

他抬起手臂，嗅聞自己，哪裡有什麼味道。

「石蠟。」她說。

「什麼？」

「我說，有點像醫院裡剛拆封包裝的新鮮石蠟。」

他愣了愣，兩人相視一會，不禁為這莫名的答案一起笑了出來。

那時，昕繼續待在病理科，詹則是在大學畢業後，就近找了份計畫助理的工作，一面準備法醫研究所的考試，一面籌措平胸手術的費用。兩年後，他順利錄取研究所，決定在入學之前摘除他身上二十多年的累贅。

即使昕總叨念著好可惜，再也不能吃到那對她最愛的「棉花糖」——那是她為它們取的小暱稱——但當他們出院回到那層共租的家庭式公寓裡，昕不讓他自己處理傷口，而是天天幫他擦澡，倒掉引流管裡的血水，貼上美容膠布，直到一切完全復原。

以往他們出門到附近的運動中心，總是昕去泳池，詹去健身房。手術兩個月後，詹說他想和她一起去游泳，想知道泡在水裡是什麼感覺。

上一次下水，詹還是個小學生，在青春期如夢魘般到來之前。

如今，他的胸前回歸一片平坦，再也不用擔心穿著緊身束胸時該如何換氣，就連泳裝裡令人尷尬的一雙襯墊也不需要了。只是詹仍不敢逕自走進男性更衣室，更遑論只穿一條泳褲就下水——畢竟他擔心真正的男人會識破這副充滿破綻的身體——最後，他穿著黑色短袖連身四角泳衣，跟著昕走進泳池。

水溫使他顫了一下，好冷，他說。不太會游泳的他緊握著昕的雙手，像剛學會走路的嬰孩，在泳池中一步一步前進。

在昕的引導下，他吸飽氣挺出胸膛，讓身體放鬆，整個人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上。突然，隔壁一陣水花潑濺至詹的臉，有人游過，嗆得詹直咳嗽，他急急拉下蛙鏡，邊抹臉邊往岸邊的牆壁倚著喘息，昕跟過去，卻看見詹注視著岸上正在嬉戲的一群少年經過。

詹不知道的是，那時昕早已窺見他的想法——他在比較，在羨慕，在想像那樣的身體——昕沒特別說什麼，只是故作輕鬆地問他，要不要去蒸氣室裡休息一下，但詹卻回答，我想繼續游。

兩年眨眼一過，詹已能在捷式、仰式與蛙式之間自由切換，研究所課業之餘他待在泳池的時間愈來愈長，卻從來沒有發現，昕對於游泳顯得愈發意興闌珊。這陣子當他回到他們剛搬進不久的雙人套房，總會看見昕坐在新買的畫架前，一邊練習素描，一邊等他回家。

他以為她不過是想把更多心思放在畫畫這項興趣上，就像他對待游泳那樣。

夜裡入睡前，如過往般，詹在昕的身後環抱著她，兩人交換這一天在學校或醫院裡發生的事，遇到了誰，說了什麼話，熔蠟燈的黃光與零星話語交織出



眼底睡意。香氣朦朧之間，詹帶著試探，悄聲問昕，如果有那一天，她會願意讓他去做 HRT（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荷爾蒙置換療法）嗎？

昕沒有回答。

「嗯？睡了嗎？」

「還沒。」昕閉著眼。

說完，兩人又陷入沉默，直到詹再次開口。

「好，那我知道了。」

昕睜開眼睛，嘆了口氣，自從詹決定學游泳之後，她便抱持著過一天算一天的消極心態，然而該來的終究會來。「不是這樣的。」她說。先前的平胸手術她比他還更緊張，改造身體是件大事，理性上，作為一個醫療人員她知道那些資料數據能夠支持安撫自己，感性上，她害怕失去他，各種意義上的失去，但她的恐懼不該成為對方人生的枷鎖，她只希望他能快樂。

昕翻過身面對詹，慎重地問：「你想清楚了嗎？」

彼時，詹天真地以為自己知道令昕猶豫的是什麼——治療一旦開始，一切不可逆——但那是他長久以來的心願，他點點頭，知道自己必須這麼做。

她輕撫他的臉，撐起微笑，說：「那我陪你。」

領回荷爾蒙藥的那一天，他倆約好在家一起吃飯。晚餐過後，昕捧著一個親手做的小蛋糕從廚房裡走出來，蛋糕中央插了一根代表零歲的蠟燭，她說，今天是你重生的第一天，生日快樂。

詹挽起袖子，露出上臂，他別過頭，看著客廳旁那面粉橘色如同晚霞般的牆，感覺昕拿著針筒對準肌肉刺入，緩慢推進，1.2 c.c.的雄性激素全數送進身體裡，而未來還有無數支針在等待。

這個夜晚，詹發覺昕比平常還要熱情，他們吃完蛋糕，喝下一杯杯紅酒，醉醺醺站起來相擁，手交疊著手，跟隨手機播放的吉他樂曲慢舞。昕直盯著他看，突然笑了。等一下，她說，接著回到房間從梳妝台拿了根眉筆走出來。

「我們來看看你長鬍子是什麼模樣。」

「好啊。」

棕黑色眉筆在詹的上唇與鼻翼之間踏起醉步，弄得他直嚷好癢好癢，到底畫好了沒，但昕只是一邊畫，一邊咯咯笑。

「準備好了嗎？」昕說。

昕亮出鏡子，他往裡頭一瞧，兩根細長上翹的八字鬍，姿態誇張狂放。詹大笑問這是寶特瓶上的波爾先生嗎？才不是咧，昕站在他身後，為他介紹鏡子裡的是達利，她最喜歡的西班牙畫家。

「達利？沒聽過，你說他都畫了啥？」

詹接過昕的手機，在搜尋引擎底下看見那幅畫——烈日下，時鐘們軟趴趴的吊在樹枝，躺在荒漠裡逐漸融化，秒針移動的滴答聲彷彿也跟著消失——時間會因此而暫停嗎？他心想。

杯中紅酒一飲而盡，他們繼續相擁、跳舞，聆靠著他的肩膀，在他耳邊像說著夢話般不斷低聲喚他「達利」。

達利，讓我作你的卡拉。

達利，你將成為最優秀的藝術家。

達利，該死的超現實主義。

達利，*Non Plus Ultra*。

迷迷糊糊中，詹好似聽見聆說了句他聽不懂的外國語言，他跟著複誦，問她那是什麼意思，但聆沒有回答。

六個月後，詹發現他的月經終於停了。當他興沖沖回到家，卻發現聆早已帶著行李離開，留下一個裝有房租的信封和一則語音訊息，從此人間蒸發。

那訊息很簡短，聆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落地砸碎的玻璃廣口瓶，斷斷續續地說，對不起，我努力過了，我以為我可以。

不久後，詹也搬離那間雙人套房。當他一個人走進新房間，望著其中一面白牆，只在心底默默為它刷上粉橘色。



晨光悄悄滲入房間，距離開鐘響起還有半小時，詹卻醒過來，發覺自己渾身赤裸抱著一團棉被，浴巾散落在床邊——忘了是第幾次，前晚洗好澡沒換上睡衣，就這麼在床上睡著了。

圓形錫罐裡的香氛蠟燭已被熔盡，僅剩一層淺淺的透明蠟油。他關掉熔蠟燈，把蠟油倒進旁邊用錫箔紙摺成的方形淺盒，蠟油一天一層堆疊凝固起來，最終還原成一塊塊乳白的蠟，堆在書桌角落，像病理科鐵櫃裡那些存放了數十年之久的石蠟塊標本。

他隨手拿起一塊，嗅了嗅，或許是最近天氣轉熱，所有事物的氣味都開始變得濃烈，使得手中的蠟塊淡得說不上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詹匆匆洗漱後出門，這陣子若不是在教室討論案件，就是去殯儀館的法醫解剖室報到，戴上口罩與矽膠手套觀摩，偶爾擔任法醫導師的助手。他總是掏出隨身筆記本，詳細記下那些細節要點，甚至在解剖結束時，問法醫導師能不能讓他嘗試操作縫合屍體的技術。

他拿起針線，在被切開的皮膚之間來回穿刺，拉緊，繫上，面對那些腫脹的、斷裂的、焦黑的、腐爛的身體，初見時的衝擊與恐懼已逐漸被取代為對專業的觀察與思考。詹想起小時候電視上播映的那些犯罪鑑識影集，裡面總描述法醫能代替死者說話，為它們找出真相，那是這職業最初令他著迷的原因。

但到底什麼才算是真相？

詹仍時不時會想起那位戴著黑長假髮，身穿鵝黃長洋裝的少年。解剖完少

年的一個月後，病理實驗室的報告總算出來了，血液、尿液、組織切片檢查全無異常。

課堂上，法醫導師為每個人發下一份空白的死亡鑑定書，要他們以這起案件練習填寫，表格裡盡是各種死亡特徵與數字，詹一一勾選，抄下先前筆記本裡的觀察紀錄。此時，導師問台下學生，如果今天檢察官請你出面向家屬解釋解剖結果，你會怎麼說？說完，導師要詹試著回答。

詹看見導師那雙明亮而冷冽的雙眼，彷彿早已洞察一切。

他深呼吸，想像那對中年夫妻就站在自己面前。關於少年，詹一無所知，法醫能證明的不過就是那件肉身外衣上的證據，他永遠沒辦法回答少年的心是為了什麼而死——若說他們的兒子其實和他一樣來自相同的世界，無非只是此刻自己一廂情願的投射，即使在他的心底不斷出現這樣的呢喃，希望有一天那對中年夫妻，或著自己的父母能夠理解。

最後他唯一能吐出口的僅是：「死者因為童軍繩壓迫頸部窒息而死，體內無毒物殘留反應，也沒有其他疾病，配合現場鑑識結果，我們排除他殺的可能性。請節哀。」

研究所學期結束，夏天來了又即將遠去，詹依舊每天晚上來到這座鋪滿藍色磁磚的泳池，來來回回地游，在兩千公尺之後，讓自己成為一片水面上的石蠟切片，靜靜鋪展開來。

昕剛離開的那陣子，詹揣想過無數次她不告而別的理由，他不停檢討自己，疑問質問求問不斷增生，但昕斷絕一切聯絡方式，那些無人回答的問題終至形成包埋在他心底的一顆粉瘤。

有一天，他受不了決定翹課，騎車回到大學實習的醫院，想去病理科找她，可當他走進醫院大廳，看見工人們踩著鋁梯，正在重新裝潢天花板，電鑽發出陣陣鑽孔聲，旁邊走廊地板貼皮全數換新，牆面不再慘白，換上暖色調的油漆，霎時間他以為自己來到別間醫院。記憶中的醫院似乎正慢慢消解，一切將不再與過去相同。

他停下腳步，站在午後零星人潮往來的大廳，愣了愣，手往頭上一摸——才發現自己竟還戴著當年她送的那頂安全帽。

他解開鎖扣，緩緩摘下安全帽，轉身走出醫院，遁入泳池。

或許，對詹來說，游泳並非真正要鍛鍊什麼，不過是透過日覆一日的身體勞動，確認此刻的自己還存在。

他漂在水面上，保持呼吸，室內泳池的照明燈看起來就像是天空裡的月亮又大又圓，旁邊則有一條條萬國旗正在飄盪，有時他會看見那面血紅夾著金黃的西班牙國旗，總忍不住想，不知道昕現在人會在哪裡？

他想起後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才鼓起勇氣來到海港，走進他和昕第一次吃飯的那間小餐館。

鑄鐵招牌輕輕搖晃，落地窗依舊反射著遠方的積捲雲與海面，空氣中仍佈滿各種香料的氣息，他坐在角落的單人座，等著海鮮燉飯上桌，耳邊是曾經聽

過的吉他樂曲。

餐館裡，那面白牆上手繪的伊比利半島地圖還在，只不過隨著時間過去，如今地圖上貼滿了各地的風景明信片，有的是老闆旅行時寄回來的，有的來自遠方異國的親友，還有更多是曾經到訪餐館的客人。

詹站在牆前，讀著每張明信片上用中文或英文寫的祝福、祈願與想念，當然裡頭也有他不熟悉的歐洲語言，譬如西班牙文或法文，只能胡亂唸讀發音，猜測單字背後的意思。突然，他聽見自己念出一串熟悉的音節，定睛一看，是一張寄自直布羅陀的明信片，上頭只有短短一句手寫：

*Non Plus Ultra.*

他念了一遍，又念一遍，接著把那句子鍵入手機搜尋，原來是拉丁語，傳說在遠古時期曾被銘刻在一處標誌「世界的盡頭」的石柱上，而 Google 翻譯顯示：

不再。

那晚的耳畔低語，那些堆在衣櫃裡的香氛蠟燭，破碎的語音訊息，泳池與素描本塗鴉，那兩個字像引流管，插在心上，汲出粉瘤裡的無數過往。

詹想像某天清晨，昕在床上醒了，望著身邊還在熟睡的他，她越過他悄悄下床，打開素描本，開始畫他。在畫裡，她略過鬍渣與喉結，一筆一畫，反覆勾勒出那對乳房，那柔軟的身線，那些她曾經深深著迷的一切，竟隨著激素在時間中一點一滴改變，接著想到氣味，她試了好久，還是畫不出記憶中詹的氣味。她一邊畫一邊心想，如果身體真的是一塊石蠟，無論它凝固、融化或捏塑成任何形狀，還能是你鍾愛的同一塊嗎？

不再？

不再什麼？

不再是一個女人。

不再是一樣的氣味。

不再記得。

深吸一口氣，詹翻身潛入池底，雙手從胸口出發，一次又一次朝著湛藍的深處向前划。那張明信片被他偷偷撕下，夾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裡。他邊游邊想，未來某天，他要帶走書桌上一塊乳白的蠟，像護身符一樣放進背包夾層，來到伊比利半島南方的一座海角，登上面向直布羅陀海峽的那座山，去看看世界的盡頭是什麼模樣。

=====

## 評語

### 徐志平老師：

本篇故事本身並不複雜，但在專業知識和具體情境的背景下，一方面不斷點出以「石蠟塊」象徵身體形塑的主題，另一方面則具體的刻劃出跨性別者，「只想當一個普通人」卻是如此困難的無奈與哀愁。小說亦不斷強調「氣味很重要」，轉

變性別後失去女性氣味的主人公，已經不是只喜歡同性的女伴所能接受，然而他卻未能查覺，情節的衝突點暗中隱藏，卻形成更大的敘事張力。